

明星的丑闻少了

跌破，公信力已经丧失。那时我就感觉，明星没救了，完蛋了。2006年底，我甚至写出了《论娱乐圈的“倒掉”》这样过火的评论。让人尊敬的明星有，但是我见到的不多。大多数明星被浮躁的风尚裹挟着，迷失着。

而社会上弥漫着追星时尚。媒体充斥着明星们的娱乐画面，描述、报道。许多家庭，让幼小的孩子学演戏，学表演。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朝一日也成为众人追捧的明星。有一年，有位家长跟我说，我女儿演了漂亮的压寨夫人，有没有炒作点？看那妈妈的幸福劲儿，我都无法表态。

其实，早在2005年国家就出台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其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不得资助、赞助或者变相资助、赞助营业性演出，不得用公款购买营业性演出门票用于个人消费。这说明国家对公款追星早就说“不”，可是为什么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呢？关键是不动真格，止步于吆喝，止步于文件落实文件。禁令再严，不落实，就是摆设，就会落空。

变化是一点点，悄悄来的。领导干部“反四风”，影响到了明星。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明星都规矩了。你吸毒，你嫖娼，有“朝阳群众”，到处都有火眼金睛，明星们遇到了“克星”。就问你敢不敢管，愿不愿管，能不能管，是不是真管，真管就能管住。“人类文艺发展史表明，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不仅是对文艺的一种伤害，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这些警示之语，直指要害，醒目提神。

明星们消停了，老实了，安然了。是不是暂时的？是不是有投机心态和侥幸心理？是不是想躲过这阵风去再说？我想，只要党风政风持续向好，对种种丑恶现象，拿出决不姑息、决不纵容的凌厉态度，零容忍，明星们也会向好向善向上，逐渐脱去浮躁的光华外衣，露出正常人的本色。

明星丑闻少了，我少了批评明星的素材，增加了写评论的难度。但是我高兴，是真高兴。我祝愿明星们真正德艺双馨，干干净净地闪烁在晴朗的苍穹。



当地时间7月18日，电影《星际迷航3》在美国纽约举行首映会。图为影片主演梅丽莎·罗西西伯格现身助阵。日前，该片已敲定将于北京时间9月2日登陆中国内地大荧幕。

小逢观星 周三有约

逢春阶

持续“观星”12年多，最近我有个强烈感觉，明星的丑闻少了。党风政风正则民风淳，在娱乐圈表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刹住的是明星走穴之风。过去，明星满天飞，我们这些娱记也跟着追，有时追到半夜三更。明星来了，前呼后拥，接待规格也高，明星的派头也大，盼望的氛围也浓。记得有位明星来，某市的市长亲自接机，手捧鲜花，谦恭地站在贵宾室等候，接到明星，又深夜酒宴。当时，大家都觉得很正常。为打招牌、树门面、做政绩，一些地方政府爱承办大型文艺演出活动，地方领导坐在观众前排，甚至还要跟明星合作“露一手”。百姓深恶痛绝。如今，这些现象几乎绝迹了。

接下来是刹住了明星的蛮横傲慢之气。我很清楚地记得，1995年8月，某市举行纪念抗战胜利的一个文艺演出，邀请某大腕献唱，已经报幕她上场了，这个大腕还在横眉冷对，讨价还价，如果不把钱先付了（她要求的数额比较大），就不上场，逼得主办方让步，然后这个大腕才上台“深情”地高唱那首脍炙人口的歌。那首歌大家耳熟能详，我就不说了。平时我对这个大腕很敬仰，可是目睹了其嘴脸，我再也不愿听他唱了。

接下来是黄赌毒劣迹斑斑的明星少了。原来艳照门、诈捐门、山寨门、掌门门、泼墨门、辞演门层出不穷，吸毒的、嫖娼的一拨一拨上头条，看得人眼花缭乱。2004年，我曾给明星们画了个像：不读书不看报，上了舞台瞎胡闹，下了舞台数钞票，数玩钞票睡大觉，睡完大觉把绯闻造，造了绯闻再辟谣，辟不了谣就把娱记告。娱乐圈是个是非圈，名利圈，是个绯闻筐，大染缸。好端端一个人，到圈里混几年，就变得面目全非，人非人，鬼非鬼，放纵自我，颐指气使。这个圈子的道德底线已经

佩莱今晚继续首发战绿城

□记者 王建 报道
本报济南7月19日讯 今天下午，在泰山队与杭州绿城队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泰山队主帅马加特表示佩莱会继续首发，球队有信心踢出精彩的比赛；杭州绿城队主教练洪明甫也希望在本赛季首次一周双赛中有所斩获。

本周，泰山队继续一周双赛，20日晚与绿城队的比赛距上一场比赛只有不到四天时间。马加特认为休息时间有点短，两名新援没有足够时间与全队磨合，配合还不够默契，对手的防守又不错，比赛会很艰苦，但有信心踢出精彩的比赛。之前从不愿意谈论具体战术的马加特这一次罕见地透露了锋线的安排：佩莱会首发，西塞替补，2胜1平后，泰山队面临的形势好转，阵容会逐渐齐整，王永珀伤愈，年轻小将的表现也不错。马加特表示，虽然最近的比赛很密集，但球队表现不错，阵容不会有大的变化，王永珀回来后先进入替补席，至于年轻小将，不管哪一年出生，只要在训练中打动他，就会有希望。

与泰山队相比，绿城队的赛程要轻松很多，本赛季第一次面对一周双赛的情况。尽管如此，他们也感受到赛程的压力，洪明甫表示今年第一次一周双赛，又是客场，比对手少休息一天，比赛会很艰难。首回合较量，杭州绿城队2:0取胜，这让洪明甫信心十足，“当时普遍认为鲁能会在客场拿下我们，但是我们有充分的准备，现在鲁能补强了队伍，我们也比之前更加稳定了，希望能取得好的结果。”

电视剧《芈月传》署名权纠纷案开庭

据新华社温州7月19日电 电视剧《芈月传》署名权纠纷一案18日在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原告蒋胜男诉被告王小平和东阳市乐视花儿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认为两被告侵犯其作为原著小说《芈月传》的作者以及《芈月传》电视连续剧编剧的著作权。

原告蒋胜男主要诉讼请求包括：要求被告在电视剧官方海报、片花上载明“根据蒋胜男同名小说改编”，停止在电视剧、发布会、微博等处署名“总编剧：王小平”，要求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等。

原告蒋胜男与被告王小平、东阳市乐视花儿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在庭前调解中未能达成一致，案件遂进入庭审程序。庭审中，原告蒋胜男出示了其与王小平签订的《芈月传》电视剧编剧权转让协议，以及其在官方微博发布的署名“总编剧：王小平”的截图。被告王小平则辩称，其作为《芈月传》电视剧的总编剧，其署名权应受法律保护。法院将于近日对此案进行宣判。

名将？不，他们还是新人

——里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新星盘点



7月18日，中国游泳运动员宁泽涛（前）在里约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上。

徐征 汪涌

参加里约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18日在北京成立。在这份包括了416名运动员的名单中，我们不难发现如宁泽涛、朱婷这样的世界级名将，同时也有杨浩然、林超攀等并不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虽然都已经各自项目中成名，但实际上他们仍

然是奥运会上的“新人”。

在中国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宁泽涛是参会的300余名运动员中最受瞩目的，不断有人希望与他合影留念。宁泽涛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上横空出世，随后在2015年世界游泳锦标赛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中问鼎，成为第一个获得这个项目冠军的亚洲选手。游泳池中又诞生了中国体育新的偶像级人物。希望之前经历了商业纠纷险些无缘里约的宁泽涛能够好好珍惜他的奥运首秀。

同宁泽涛一样，在近两年异军突起的还有中国女排的主攻手朱婷。四年前的伦敦奥运会，不满18岁的朱婷还只能坐在电视前看前辈们拼杀，而现在她已经是中国女排当仁不让的主将。2015年，中国女排在郎平的带领下重夺世界杯冠军，而朱婷也成长为世界顶级巨星。2013年入选国家队，2014年获得世锦赛最佳扣球手称号，2015年获得世界杯MVP，朱婷伴随着中国女排一同成长。

实际上，力夺世界杯冠军的中国女排中参加过奥运会的没有几个人。在18日公布的12人

名单中，只有魏秋月、徐云丽和惠若琪三人参加过奥运会，其余都和朱婷一样，是不折不扣的“新人”。

同女排差不多的还有体操队，在体操奥运名单中，除了张成龙之外，所有的人都没有经历过奥运赛场，而这支队伍仍然肩负着奥运夺金的重任，尤其是男团项目，更是中国队的争金重点。不到21岁的林超攀在2013年的世界锦标赛中与日本名将内村航平并列双杠冠军，同时他也是2014年世锦赛男团冠军成员。

以年轻人担纲的队伍并不少见，中国优势项目举重也是。参加奥运会的中国队全部是“90后奥运菜鸟”，但是48公斤级的侯志慧、53公斤级的黎筱君、63公斤级的邓薇以及69公斤级的向艳梅也都将向金牌发起冲击。

就连射击这样盛产老将的项目，其中的新面孔也有一半之多。参加里约奥运会的射击队中，即有像杜丽、陈颖这样的“奥运四朝元老”，也有杨浩然、张靖婧这样的2014年新课标世锦赛冠军。他们目前在男子10米气步枪和女子25米运动手枪项目中都具有极强的竞争力。

中国田径队中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新人超过了60%。不到21岁的王嘉男曾是2014年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男子跳远冠军得主，去年的北京世锦赛上摘得铜牌，成为第一个登上世锦赛领奖台的中国跳远选手。20岁的短跑小将莫有雪同样是中国田径的希望之星，他在北京世锦赛上担纲第一棒，帮助中国队获得男子4X100米接力银牌。他在17岁的时候还夺得过世界少年田径锦标赛男子百米的冠军。

中国代表团中这样的“名将级新人”并不少见，希望在里约奥运会上，他们之中能诞生世界级的巨星。正如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冯树勇所说：“我们年轻选手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比起老一代运动员来说，他们在场上表现自我的欲望有很大的提升。很多选手虽然年轻，但以前第一次参加大赛时往往都能取得比较好的成绩。我们希望，通过备战，运动员的实力能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同时能够在里约发挥出或超越他们的最好成绩，这样在里约就有希望取得比较好的结果。”（据新华社）

连载

电话:(0531)85193407 Email:l iujun@dzwww.com



从经济学角度解读历史和政治——

世界是部金融史

□ 陈雨露 杨栋

2 接下来，梭伦才推出改革中最有意义的部分：赋予居民公民权、对城邦制度立法。

忽略种种说教式的细节和条文，梭伦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抑强、扶贫、强中”。解放“六一农”只是“扶贫”而已。

从梭伦开始，雅典公民按家庭财产数量被分为四个等级：五百斗者、骑士、双牛和日佃。按财产数量担任不同官职，氏族贵族不再世袭城邦职位。这种“金权政治”彻底摧毁了氏族贵族对城邦的控制权，由此培养起来的四个等级公民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

四个等级的公民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三、四等公民则成为雅典的中坚力量，而且四个等级公民的财产数量差别其实并不大：一等公民的土地仅是四等公民的3~5倍，一般不超过三等公民的2倍。当然，上等公民在城邦事务中的话语权要高于下等公民。

虽然富人债权受损，却获得了政治权利。说改革是妥协也好，说梭伦代表新兴奴隶阶层也罢，梭伦在没有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调和了雅典各阶层。任何一场推进社会进步的改革都会有牺牲，或者说旧势力不会完全倒塌，如果既得利益者自身不同意改革，那么弱势群体就会带来革命。若“六一农”认为自己不能讨到一个说法，最终也会以自

己的方式向雅典执政官讨一个说法。

“六一农”的说法将会是暴力。因为，除了暴力，“六一农”已经不能给债主任何东西。

当社会弱势群体再也无可牺牲时，就会彻底崩溃，这种崩溃无论对“六一农”还是对奴隶主，都是相当残酷的：再无奈妥协退让，玉石俱焚。

从梭伦改革，我想到了一句中国古训：古之治国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很多人将这一古训列为攻击对象，认为就是它搞得我们民族无法富强，甚至认为就是这个治国理念搞得我们几千年没有脱离小农经济。

我们自古以小农立国，本应该是一个最平均的国度，很可惜，事实恰恰相反，阻挡我们社会前进的根本不是“均”，而是太多的“不均”，每一次乱世之源都是太多的土地兼并。

雅典公民纺锤形的社会结构之所以稳定，不是因为人们有了选举权，而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相对公平，大部分人都不能打破规则，所以才会有选举制度。如果是一个倒“丁”字形的社会，在“一”的底部几乎任何人都想打破规则，在这样的社会里，无论有多少法律，无论执法多么严格，无论实行什么制度，都无法保持稳定。

乱世生银行

如同冷战中的美苏，雅典和斯巴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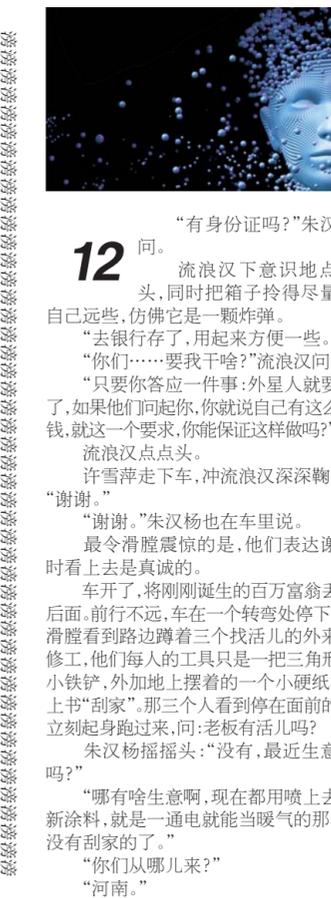
是古希腊地区最为强盛的两个城邦。雅典矗立在徐徐海风之间，公民自幼接受良好的人文教育，探讨诗文哲学；斯巴达则居于群山环绕的谷底，公民从未有过神圣和作乐，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训练和作战。

可以断定，无论雅典还是斯巴达，都从未把对方当作真正的盟友，双方都希望统一希腊，唯我独尊，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帝国。

公元前431年，文明的雅典率先对不怎么文明的斯巴达动手，双方各自纠集一批城邦大打出手：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开始了一场耗时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雅典和斯巴达意识形态的对立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么说的，是先知。民主与战争根本毫无关系，雅典和斯巴达意识形态的对立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雅典确实为后世留下很多美好想象：城邦公民将荣誉置于物质之上，将生命价值置于物质之上……古罗马历史学家基托这样歌颂雅典：“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散发着贵族气质。”甚至到了罗马时代，奴隶主仍旧以拥有雅典奴隶为荣。



一个恢弘而逻辑自洽的世界——

人和吞食者

□ 刘慈欣

“有身份证吗？”朱汉杨问。

流浪汉下意识地点点头，同时把箱子拎得尽量离自己远些，仿佛它是一颗炸弹。“去银行存了，用起来方便一些。”“你们……要我干啥？”流浪汉问。“只要你答应一件事：外星人就要来了，如果他们问起你，你就说自己有这么有钱，就这一个要求，你能保证这样做吗？”流浪汉点点头。许雪萍走下车，冲流浪汉深深鞠躬：“谢谢。”

“谢谢。”朱汉杨也在车里说。最令滑膛震惊的是，他们表达谢意时看上去是真诚的。车开了，将刚刚诞生的百万富翁丢在后面。前行不远，车在一个转弯处停下了，滑膛看到路边蹲着三个找活的外来装修工，他们每人的工具只是一把三角形的小铁铲，外加地上摆着一个硬纸板，上书“到家”。那三个人看到一个在面前的车立刻起身跑过来，问：老板有活儿吗？朱汉杨摇摇头：“没有，最近生意好吗？”“哪有啥生意啊，现在都用喷上去的新涂料，就是一通电就能暖气的那种，没有刮家的了。”“你们从哪儿来？”“河南。”

“一个村儿的？哦，村里穷吗？有多少户人家？”

“山里的，五十多户。哪能不穷呢，天旱，老板你信不信啊，浇地是拎着壶朝苗根儿上一根根地浇呢。”“那就别种地了……你们有银行账户吗？”“三个人都摇摇头。”“那又是只好拿现金了，挺重，辛苦你们了……从车上拿十几个箱子下来。”“十几个啊？”装修工们从车上拿下箱子，堆放到路边，其中的一个问，对朱汉杨刚才的话，他们谁都没有去细想，更没在意。

“十多个吧，无所谓，你们看着拿。”很快，十五个箱子堆在地上，朱汉杨指着这堆箱子说：“每只箱子里装着一百万元，共一千五百万，回家去，给全村分吧。”一名装修工对朱汉杨笑笑，另一名蹲下去打开了一只箱子，同另外两人一起看了看里面，然后他们一起露出同刚才那名流浪汉一样的表情。“东西挺重的，去雇辆车回河南，如果你们中有会开车的，买一辆更方便些。”许雪萍说。三名装修工呆呆地看着面前这两个人，不知他们是天使还是魔鬼，很自然地，一名装修工问出了刚才流浪汉的问题：“让我们干什么？”回答也一样：“只要你们答应一件

事：外星人就要来了，如果他们问起你们，你们就说自己有这么有钱，就这一个要求，你们能保证做到吗？”

三个穷人点点头。“谢谢。”“谢谢。”两位超级富豪又真诚地鞠躬致谢，然后上车走了，留下那三个人茫然地站在那堆箱子旁。

“你一定在想，他们会不会把钱独吞了。”朱汉杨扶着方向盘对滑膛说，“开始也许会，但他们很快就会把多余的钱分给穷人的，就像我们这样。”滑膛沉默着，面对眼前的怪异和疯狂，他觉得沉默是最好的选择。

“停车！”许雪萍喊道，然后对在一个垃圾箱旁寻宝易拉罐和可乐瓶的小脏孩儿喊：“孩子，过来！”孩子跑了过来，“从车上拿一个箱子。”孩子拿了一个，“打开看看。”孩子打开了，看了，很吃惊，但没到刚才那四个成年人那种程度。“是什么？”许雪萍问。“钱。”孩子抬起头看着她。“一百万块钱，拿回去给你的爸爸妈妈吧。”“以后世界上不会有穷人了。”朱汉杨说着，启动了汽车。“也不会富裕了。”许雪萍说，神色黯然。“你应该振作起来，事情是很糟，但我们有责任阻止它变得更糟。”朱汉杨说。“你真觉得这种游戏有意义吗？”